君子之交淡如水

人生在線

嚴詩喆

作爲中國人民大學赴台交換生的一員，赴台的第二周，我們換寢室了。從暫住的師大會館，搬到公館校區的女二舍。初來乍到，我們在剛「闖」入寢室的瞬間，吵醒了一位正在午睡的當地同學。我們一再抱歉地說「打擾了」，她的回應是平和的「不會」。

在隨意幾句閒聊後，出於專業的敏感，我隨口問了一句：「你喜歡莊子嗎？」「喜歡啊！」她說。進一步了解得知，她是國文系的研究生，大學（指本科）除了修「國文」，還專修了「哲學」。除了喜歡老莊，還喜歡禪宗智慧，西哲方面則喜歡尼采。另外，她還邀請我加入她們社團的「吟誦」活動。實在是巧合，她提到的這些人物和領域，都是我喜歡、感興趣或最起碼有接觸、淺嘗和了解的。此情此景，確有一種「君子之交淡如水」的感覺。

來到新環境，急需的是生活用品的購置以及對新環境的熟悉、整理。於是，我又隨口問了一句：「你有時間嗎？」「嗯，現在是閒下來了。怎麼樣？」「能帶我去買生活用品嗎？」「可以啊！」她很爽快地答應了。隨後，她打開電腦，認眞仔細地查詢附近能買日用品的超市：家樂福、金興發、全連福利中心……並對比了不同超市的特點，比較了所需的交通工具和所用時間，不時地詢問我的意見、想法和需要。只見她一邊查Google地圖，一邊在紙上畫，專心致志地研究着路線。當她把畫好的地圖遞給我時，我才發現，原來這是公館校區的地圖，上面有說明我定位的標誌性地點，以及可能會常去到的便利店、郵局、圖書館以及校車停放點……校區周圍，幾條重要的交通線也醒目標出，需要用到的交通工具、購物常去點也標註在旁，同時清晰地列出校車在本部和分部的發車時間，連倒垃圾和熱水供應時間也一併奉送……可謂是體貼入微了。

我再三道謝後，便隨她出發去購買日用品。她先是騎自行車帶我買了一趟，回來放下東西後，再帶我走快捷方式到附近的夜市一逛，推薦餐廳、書店、超市等好去處，熟悉周邊環境。期間，她再次發揮細心體貼的特質：「公館捷運站有幾個出口，假如要回宿舍，一號出口最近，想去台大就走三號出口，而想逛夜市則是四號最方便。」

初次見面，室友的熱情和照顧讓我頗受感動。《莊子・外篇・山木》有言：「君子之交淡若水，小人之交甘若醴；君子淡以親，小人甘以絕。彼無故以合者，則無故以離。」郭注曰：「無利故淡，道合故親。飾利故甘，利不可常，故有時而絕也。」君子與君子的交往，不以「利」爲基礎，所以平淡。他們因志同道合而走近，也因此而有一見如故的親近之感。與室友的萍水相逢，頗爲親切和美好。且不論二人是否眞的趣味相投，室友無私的善舉，讓我有一種賓至如歸的感覺，她確有君子之風，爲人熱情友善，使我印象深刻。小人與小人的交往有別於君子之交，他們的關係是以「利」爲基礎的，因爲嘗到甜頭、有利可圖才走到一塊的。但獲利不是必然的，甜頭並非嘗不盡，當這種「互利」走到盡頭之時，便是二者分道揚鑣之日。成疏「利盡故絕」講的也是這層意思。

對於小人而言，沒有永遠的敵人，同樣也沒有永遠的朋友，有的只是永遠的利益。假如這「利益」是他們「合」的原因，那麼他們也必然會因爲另一些「利益」而分離。他們的信仰只是對各自利益的追求，「成也蕭何，敗也蕭何」，「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」，對於小人而言，利益能讓其合，也能讓其分。因此，郭注有言：「有故而合，必有故而離也。」相反地，對君子而言，「合不由故，則故不足以離之也。」因爲，「夫無故而自合者，天屬也。」

「天屬」指的是命中注定的「因緣」、「緣分」，是自然的造化，與主觀的人爲無關。而「故」指的是通過人事主觀創造的條件，也可一定程度上理解爲「利益」。「緣」微妙而神秘，貫穿於人的生活之中，連接着人與人的交往和關係，就如一根細線把珠子串起一樣。能夠不因主觀設計或利害關係而走到一起的兩個人，是上天或者命運的安排。君子的相遇與投合不因爲利益，因此利益也不足以成爲分開、離間他們的原因。不因利益或主觀設計、安排的無心、自然之合，也許是巧合，或者更是天意。有緣的，二人總能走到一起。而無緣的，即使分離，也不足惋惜，又何用強求呢？

假如無緣，任何人爲條件、利害關係也無法長久地留住一段短暫的關係，這種關係之所以說是「短暫」，正因它是基於特定的條件建立的，條件一過，關係也隨之消失，不過自然規律而已。既然如此，還有什麼可執著的呢？

「緣」是自然，是天命，它是需要把握的，卻與強求無關。假如你認爲，既然有緣人終能走到一起，就無需任何人爲的努力，等着就行，這就大錯特錯了。「緣」就像「規律」，一種人與人之間的「磁場契合」、「臭味相投」的「規律」，需要人去發現，並順應這種自然規律的引導，努力去把握、創造（指一種順勢，甚至可適當進行發揮的「爲」）和珍惜。只有這樣，你才能在人生路上找到同盟者，才能找到志同道合的夥伴，而非自始至終的孤獨一人。

眞臘風土記

李憶著

域外漫筆

去柬埔寨吳哥窟旅遊，最佳的導遊指南竟然是一本中國人寫的書，書名叫《眞臘風土記》，作者爲周達觀，寫於七百年前。七百年前的中國是什麼朝代？元朝也。換言之，那是一本由元朝古人所寫的書。這不是很奇怪嗎？「不靠譜」呀！

可你先別笑，事實確是如此。今天去吳哥窟旅遊的人，不少是帶着這本書上路的，尤其是來自西方的旅客。他們徜徉在吳哥寺和周邊的遺址廢墟中，各自手上拿着的就是這本不同版本和不同語文的《眞臘風土記》譯本。其實帶一本書去旅行一點都不奇怪，但帶一本古人寫的書，而且距今七百年，不明就裡的人，不免會納悶：七百年前的書有用嗎？不過時？

《眞臘風土記》到底是怎樣的一本書呢？無可置疑，它是遊記。但是寫法卻有點類似地方志，除了忠實的記錄，同時也作了多方面的描述。特別是一些令作者感到驚訝的事情，都作了很個人觀點的表達；根據他所見而記錄下來的事情，不僅範圍廣泛，而且十分詳盡。從這些細緻的描述中，好些事情，其實在今天來看也是極其尋常的，也爲我們所熟悉。比如說到器皿，周達觀的記錄是：「以椰子殼爲杓，盛飯用中國的瓦盤或銅盤。」又說吃飯前，用錫器裝水放在食物旁邊，用以洗手。因爲飯是用手抓來吃的。還特別提到眞臘人如廁不用手紙而到水池去清洗，洗時只用左手，因爲右手是用來抓飯的。中國人用手紙擦屁股，他們認爲是非常可笑的行徑。甚至因此而不讓進屋。周達觀走筆至此，忽然筆鋒一轉，寫道：「婦女亦有立而溺者，可笑可笑。」意思是嘲笑他們，說你們的婦女還站着小便呢，不是更可笑嗎？周達觀的寫作聚焦多方面，並且目光銳利。加之措詞詼諧，因而趣味橫生，讓人忍俊不禁。

《眞臘風土記》開章有總敘，交代自己是於成宗元貞元年（一二九五）隨使團成員前往眞臘。從溫州港出海，經福建廣州，過七州，隨風順水半個月才到達眞臘國境。據說國境有七千多里，雖有許多港口，卻多爲淺灘，大船不能進入，因此找港口即成爲最難的事。途中又遇到大風，前後花了半年時間才到達眞臘國都。那時眞臘國力強盛，周達觀所見，城門有五個，每個門口都有兩層城門。還有很寬的護城河，河上架着大橋，橋兩旁有五十四座石雕神像。橋的欄杆是石製的，兩旁都各雕成一條九個頭的大蛇，五十四個神將使勁地拉，似乎是怕它逃了去。國都爲方形，中心有一座金塔，到處都是佛像，還有無數的大象、獅子、牛、馬等雕塑，有金的、銅的、石的不等。宮殿非常宏偉，屋頂壯觀，柱上全是雕刻，走廊規則，道路交錯。國王出行坐的是金色的轎子，撐四把金柄傘。這些描述不僅成爲研究吳哥文明的重要文獻，更是第一手資料。因爲吳哥幾乎沒有文字記載的古代史，而有文字的出土石刻卻數量極少。更重要的是，法國人之所以發現吳哥窟，也是根據周達觀的這本書——這就是文學的貢獻，同時也因爲一個有閒文人的寫作，把他的所見所聞和個人見解記諸於文字，無意中爲後世留下了這麼重要而寶貴的資料。

不論是身處於華美得不可思議的吳哥寺內，或漫步在荒煙蔓草的廢墟中，最眞實的竟是手中的這本書——七百多年前的風土人情，竟是看得見的，這是多麼奇特的感覺啊！

哀思出版家藍眞

楊　奇

往事鈎沉

知交好友藍眞病逝，其子列格當天便用手機告訴我。噩耗猝然而來，思緒萬千，久久不能平靜。藍眞比我小兩歲，怎麼卻先我而去了呢！

早在一九四八年，我便相識藍眞。那時候，我在香港《華商報》工作，常到大道中生活書店買書，因而認識售貨員藍眞。不久，生活書店、讀書出版社、新知書店合併，稱爲聯合發行所，隨後才改爲「三聯書店香港分店」，由張明西、楊明先後擔任經理，藍眞升任副經理。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廣州解放，《華商報》停刊，我與全體員工趕到廣州，參與創辦《南方日報》。與此同時，香港三聯書店經理楊明也調到廣州三聯書店工作，而由藍眞接任。此後，藍眞一直在香港堅守圖書出版事業，從售貨員行伍出身，逐步晉升，直至三、中、商總管理處總經理、聯合出版集團榮譽董事長，成爲香港最資深的一位出版家。

一九七七年十二月，國家出版局召開出版工作會議，我和藍眞到了北京出席。十三日晚，我們一同到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廖承志家裡作客。到達時，廖公已在客廳等候，他將手抱的鬆毛愛犬放下，揮手讓牠走出去。廖公十分關心香港的圖書出版事業，強調必須撥亂反正，肅清「左」的流毒。他說：「在港澳搞出版工作，必須區別於內地的社會主義宣傳方針，爲擴大愛國統一戰線和國際反霸統一戰線服務。方式要靈活多樣，生動活潑，不要照搬內地的一套。」「不要單一紅色，要五花八門，高中低調子都要唱」。廖公還具體地問道：香港還有沒有印製線裝書？有沒有出版鴛鴦蝴蝶派之類的作品？藍眞都一一作了彙報。廖公轉而囑咐我：你們廣東要盡力支持港澳的出版工作，要什麼給什麼。廖公還提出：香港可以出版一本政治性不強的畫報，以補《人民畫報》的不足。於是，後來便有了由香港中國旅行社出版的《中國旅遊》畫報。

廖公這次接見近兩個小時，我和藍眞深切感受到：廖公的談話有如一股清新的春風，衝散「文革」十年浩劫期間令人窒息的毒氣。我們兩人回到廣東和香港之後，都按照廖公的意見，大膽改革，加強了圖書出版工作。

一九七八年七月，我又奉命重返香港工作，擔任中央駐香港代表機構（對外稱爲新華分社）副秘書長兼宣傳部部長，這使得我和藍眞之間有了更多的接觸。這個時候，香港的愛國出版事業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，成立了「三（三聯書店）、中（中華書局）、商（商務印書館）總管理處」，藍眞任總經理，蕭滋、張秋萍、李祖澤、須漢興分任三、中、商和中華商務印務公司的總經理，總管理處還有黃毅、黃士芬等協助藍眞主持內外事務，可以說是陣容鼎盛，下屬機構新民主出版社、集古齋、博雅藝術公司、萬里書店、新雅文化公司、百利唱片公司、啓文書局、太平書局、利源書報社等等，也是人強馬壯，共同爲香港的文化積累辛勤勞動，卓有成效。

我由於離開香港近三十年，深感一切都得從頭學起。爲了具體了解出版事業的現狀，我經常同藍眞等領導成員一起商量，確定了「立足香港，依靠內地，溝通台灣，面向海外」的工作方針，「把工作重點從發行內地圖書轉到自己編輯出版方面來」。

一九七九年秋天起，藍眞先後應邀前往美、日、英、德四國訪問考察。赴日本時，蕭滋、李祖澤、劉潔一起前往；參加德國法蘭克福國際書展，則是蕭滋同行。這幾次考察歸來，他們都認爲：大開了眼界，增長了知識，啓發了思路，鼓舞了信心。於是，分頭革新業務，努力吸納人才，一方面在香港各區增設圖書門市部，另方面大力更新印刷設備，把中華商務印務公司建成現代化的印刷廠。所有這些，爲八十年代後期將總管理處擴建爲聯合出版集團奠定了堅實的基礎。隨後幾年間，在藍眞率領下，三、中、商陸續出版了許多高質量的圖書，諸如：《紫禁城宮殿》、《國寶》、《明式傢具珍賞》、《清代宮廷生活》、《中國古代服飾研究》、《敦煌藝術寶藏》、《藏傳佛教藝術》、《宜興紫砂壺珍賞》，以及《中國現代作家選集》、《中國歷代詩人選集》、《回憶與隨想》文叢等等。這些圖書受到海內外廣大讀者歡迎，有近二十種獲得香港和國際書籍最佳藝術書籍獎或印刷設計獎。

藍眞一貫尊重人才，廣交朋友，又爲人坦蕩，無私有容，因而得到各方人士的友愛和尊重。人到中年，大家便以藍公相稱。他緊記廖承志的教導：「馬馬虎虎的愛國主義也是愛國主義，我們要善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」。藍眞更不會忘記廖公當面對他說的：「在香港做出版工作，要搞大合唱」，「紅花也要綠葉扶持，三聯書店不能包打天下」，因而很重視團結圖書出版界以及文化界的朋友，把他們視爲聯合出版集團最緊密的合作夥伴。例如：《廣角鏡》的社長翟暖暉、上海書局的方志勇、天地圖書公司的陳松齡、利通圖書公司的沈本瑛等等，藍眞都與之建立起深厚的友誼。至於聯繫作家、學者方面，可以舉我親歷的兩個事例來說明：

一九七九年七月，藍眞和李祖澤一起利用假日，邀請了馮平山博物館館長劉唯邁、《美術家》雜誌主編黃茅和一位教授（恕我一時忘記姓名）等到東莞參觀歷史遺跡，一路談笑風生，既議論國事，又交流出版工作，有助於增進友誼。我至今還保存着藍眞同大家在虎門抗英紀念碑前拍攝的照片。

一九八二年十二月，藍眞通過新華分社與港澳辦聯繫，由國家出版局出面邀請，組成香港出版界人士訪問團，前往首都北京、廣西桂林、陝西西安觀光。這個訪問團作家、學者較多，有兒童文學作家何紫、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劉靖之、藝術家和設計師靳棣強、香港市政局藝術館館長譚志成、聯合出版社經理吳潤林、香港美國圖書館館長歐陽淑珍、青年攝影家徐韻梅等人。可惜臨行前藍眞因事不能同行，只好由黃士芬作爲團長，大家還推舉我作爲顧問。

這次參觀訪問，可以稱得上是一次難得的壯遊，除了在北京、西安等地與出版同行交流以及拜訪作家外，足跡所至，包括瀏覽故宮，登臨長城，參觀半坡遺址，探訪龍門石窟，遊少林古寺等等。中華民族祖先的智慧，令全團人員感到無比自豪。旅行結束，回到香港，團友們依依不捨，有人建議爲紀念此行，定名「八二之旅」，每個季度聚會一次，以便互通信息，增進友誼。後來，「八二之旅」果然十年不散。靳棣強新宅入伙，便在家中設自助餐款待大家。何紫、徐韻梅辭世，「八二之旅」全體團友也一起出席追悼會。我認爲，上述這些，都足以說明藍眞和他的團隊對於廣交朋友、團結同業、擴大愛國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視。

……

緬懷藍眞，說不盡悼念之情。老朋友呵，你把自己的一生獻給圖書出版事業，見證了香港回歸偉大的祖國，可以含笑地安息了！

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五日於廣州

藍眞伉儷鑽石婚　　楊　奇提供

華北第一宅石家大院

許　揚

文化什錦

北京人要領略大院文化，不必遠赴山西，在天津西郊楊柳青鎮，就有一座規模宏大、建築精美的大院——石家大院。

位於千年古鎮楊柳青的石家大院，是一處有「華北第一宅」之稱的晚清民居建築群，始建於一八七五年。是清代天津八大家之一石元士的舊宅，佔地七千二百餘平方米，其中建築面積二千九百多平方米，六十米長的大甬道的兩側共有四合模式十二個院落。甬路上有形式各異、建築精美的五座門樓。從南向北門樓逐漸升高，寓意爲「步步高升」，而每道院門都是三級台階，寓意爲「連升三級」。院中的大戲樓寬敞華麗，可供二百人聽戲飲宴，是華北民宅中最大的戲樓，京劇名家孫菊仙、譚鑫培等都曾在此獻藝。

石元士原籍山東，祖輩靠漕運發家後在清乾隆年間定居楊柳青，石家於清道光三年（一八二三年），析產爲四大門，分別是福善堂、正廉堂、天錫堂、尊美堂。各門均建有一所頗具規模的建築。現石家大院即爲僅存「尊美堂」宅第，曾有「天津第一家」、「華北第一宅」之稱。

「尊美堂」的主持石元士不僅注重家產的積累，更善於擴大勢力，結交權貴，他的夫人就是當時兩廣總督張之洞的侄女。他還先後被李鴻章和慈禧接見過，有四品官銜。著名的表演藝術家，有「話劇皇帝」之稱的石揮就是石家的後代。

「尊美堂」是中國北方最大的民宅。無論從規模還是從設計；無論是精密還是宏大，完全可以和山西的「喬家大院」，「王家大院」媲美。這一具有典型北方四合院的建築以其精美而聞名於世。石家的祖先在朝期間考察了各種各樣的宅第，結合了王宮官邸與大戶民宅的建築形式，就地繪製了藍圖，在正式起地基時還從北京高薪請來幾十位建築高手，動用了囤積五十年之久的上等磚石木材，耗資白銀幾十萬兩，工期達三年之久，修繕將近幾十年，垂花迎門是宮廷傳統結構中的絕學，顯示着其豪華高貴。門柱石鼓上的「八駿圖」和「丹鳳朝陽」「由兩位巧石匠幹了一年，耗銀五百兩。

一九二三年，石家遷往天津市區，大院開始衰敗，院內多次駐軍，屢經毀壞，復經「文革」浩劫，大院已面目全非。一九八七年，西青區政府投資五百六十萬元人民幣，開始修復。一九九二年，石家大院作爲「楊柳青博物館」對外開放。

石家大院，現闢爲楊柳青民俗博物館。置身其間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條大青方磚鋪就的長甬道。甬道的東側，原是石氏家族的起居寢室，現今是展品陳列區，陳列了楊柳青木版年畫的歷代傑作，有造詣頗深的神品書畫師錢慧安、高桐軒等人的精品；和具有中國古建築特色的天津磚雕陳列，集中了一百三十餘件上乘之作。磚雕俗稱「刻磚」，是古代漢族建築的裝飾藝術，獨具一格，此外還有泥人張彩塑、民間剪紙、楊柳青風箏、民間花會道具以及民俗陳列。

二〇〇六年五月，石家大院作爲清代古建築，被國務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。

幾年前，石家大院曾舉辦了「新中國反腐敗第一大案展覽」，因爲中共主政後，天津專員公署劉青山、張子善曾在這裡辦公，該展覽以二人貪污案爲由頭，在二人曾經的辦公地點，詳細展示了劉青山、張子善由中共功臣墮落成歷史罪人的蛻變過程。

丹尼爾的忠告

王兆貴

人與事

在二十一屆溫哥華冬奧會女子冰壺循環賽中，中國姑娘在戰勝加拿大等多支強隊、率先出線在望的情勢下，卻意外地輸給了弱旅俄羅斯隊。一向溫和的加拿大籍主教練丹尼爾・拉斐爾，對這場比賽的結果很不滿意，憤懣之情溢於言表。談到失利的原因，他認爲中國隊隊員把冰壺運動只是當成一項工作，並非出自熱愛，所以比賽時眼中只有金牌，缺乏應有的激情。

丹尼爾的批評是否中肯，可另當別論，但他的這番話卻值得我們思索。按照我們的習慣思維，能把一件事當成工作來幹，通常被譽爲事業心強，是一種莫大的褒獎，而在丹尼爾那裡，這樣的態度是不可取的，這不能不讓我們換個角度思考問題。

丹尼爾的話所傳達出來的理念並不複雜：興趣是成功之母，熱愛是動力之源，激情是潛能之閥。就是說，要做好一項工作，僅憑責任心和進取心是不夠的，還必須發自內心的熱愛，充滿激情，全身心地投入。這是因爲，當你把接手的事情僅僅當作工作來幹時，你是被動的，機械的，往往會萌生單純的任務觀點和功利取向。而產生於興趣基礎上的熱情專注，足以把你的潛能淋漓盡致地激發出來，把同樣的事情做得超級棒，甚至能創造出連自己都沒想到也不相信的奇跡。

仔細琢磨一下，丹尼爾的話實際上是針對拿金牌這件事說的。在戰場上，沒有哪一支軍隊和士兵不爲勝利而征戰，浴血拚殺立戰功是題中應有之義；在賽場上，沒有哪一個代表團或運動員不爲紀錄而拚搏，爭金奪銀拿獎牌是題中應有之義；在職場上，沒有哪一個團隊和員工不是爲業績而奮鬥，獲利加薪求晉升是題中應有之義。但是，如果你對一件事並非出於眞心熱愛，奮鬥目標的功利性太強，就必然會分散和轉移對事情本身的注意力，因不夠專注而失敗。

讀過莊子的人都知道，他有好幾篇寓言都是講專注的。如，那個黏知了的駝背老人，那個做帶鈎的耄耋老人，那個神奇的木匠梓慶，那個造車的工匠輪扁，他們技藝高超的要訣妙道，都在於專注於事情本身，而不爲外物所擾。通常說來，專注精神來自於熱愛。有了熱愛才會有熱情，有了熱情才會有專注，有了專注才會有奇跡。與之相反，看重名利得失等外在因素的人，其心神就會游離於事情本身之外，內心就會變得笨拙起來，怎麼可能有所作爲呢？莊子把這種現象概括爲「外重者內拙」。這裡所說的「外重」，通常是指目的性太強的功利因素。對於一個運動員來說，贏得比賽的壓力本來就很大，當奪取金牌的預期倍受關注時，就又多了一層更爲沉重的壓力。到了競技場上，那個倍受關注的目標便會在心中顫抖起來，以至於精神過於緊張，意念過於集中，臨場發揮大失水準。這也說明，目的性過強反而不易成功。當你把眼睛從功利上移開，熱愛並專注於事情本身，痴情地投入其中，成功便會微笑着向你走來。